

珍

執

宦

文

鈔

珍執館文鈔卷五

武進莊述祖

夏小正經傳攷稽序一

夏小正經傳之分自宋傅崧卿始隋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與大戴禮記十三卷別行傳崧卿得其本於關澮校以集賢所臧大戴禮以爲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謂之夏小正戴氏傳其實不然夏小正於別錄當屬明堂陰陽禮家錄之謂之禮記非戴氏作也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蓋孔子得夏四時之書而正之是爲夏時其傳爲夏小正自漢以來不詳其所

授受崧卿僅得一錯謬舊帙獨參攷慎擇而釐析之誠
異於俗學所爲閒誤以經爲傳以傳爲經疑傳之失本
情終莫能有所是正然賴以知古經猶幸未泯滅不得
概視爲傳記之書彼其表章之功顧又何可少哉禮運
記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鄭康成以爲其書
存者有小正歸藏隋經籍志云歸藏漢初已亡晉中經
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孔穎達亦謂歸藏僞妄
之書隋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宋中興書目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今佚是孔子

所以觀夏殷之道者其昝而僅存於今惟夏小正而已
世所傳夏小正既傳寫失真今以古文大小篆校正其
經文共四百六十三字定爲夏時而以夏小正爲傳攷
其異同釋其義例名曰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攷釋大

戴禮盧辯注

周書本傳云盧辯字景宜范陽涿人博通

注之其兄景裕

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

并修矣累遷

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卒諡曰獻北史

同北史儒林傳

云永熙中孝武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

殿詔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魏書同王

應麟因學紀聞

云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

公引明堂篇鄭氏

注云法龜文未攷北史也

夏小正

闕不具關澮本有注拜音傳崧卿所云舊注是也亦閒

見於它書所引今以某本某書注別之未敢質爲盧注

也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宋政和中爲攷功員外郎林
靈素伯神霄錄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崧卿與李綱
曾幾移疾不行爲所譖出爲蒲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
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宋史曾幾傳崧卿自序題宣和
辛丑蓋謫蒲圻時作也重其掇遺經於廢墜之餘以扶
絕學故補論其世云

夏小正經傳攷釋序二

述祖少失學長習進士業及舉於禮部遯歸後乃求所以闡古人之學莫得其階不能自己始從事於漢人所謂小學家者先治許氏說文解字稍稍識所附古文以爲此李斯未改三代之制以莽倉籀遺文留什一於千百者也欲究心焉偶憶夏小正納卯蒜明字與古文民字相近蒜卽說文蒜數字之訛由以知納民蒜卽周官禮司民之獻民數是也周正建子故以孟冬夏正建寅故以季冬其事正合然亦未敢質諸人也於是盡取夏小正中經文重釐正之以爲夏時明堂陰陽經又爲之

說義數易寒暑猶未竟其學嗣以吏部選人爲吏山左
日從事於簿書然車中枕上固未嘗少置也亦時有所
增益迄終養歸復爲修改至嘉慶十四年之冬始以所
錄夏時明堂陰陽經及夏小正諸本異同并所爲說義
先刻三卷他若夏小正音讀攷四卷夏小正等例一卷
汪補夏小正等例二卷夏時雜義■卷皆未卒業以纂
集古文甲乙篇中輟今遭大故艸土餘生僅留殘喘恐
且莫填溝壑乃取所未刻各種夏加芟并益以近日所
見與前所刻三卷往往多不合者然今之所見未必盡
是昔之所見未必盡非卽一人之管闕蠡測猶復岐出

不倫如此況敢質諸人而自信以爲必然者耶言之不
文略舉前後之所以不相顧者以示兒曹云

夏小正經傳攷釋序三

夏小正音讀攷四卷往者攷夏時經文爲之說義頗以
隸古校定恐滋後來者之疑復以世所傳韓元吉本大
戴禮記夏小正埤於其後備載傅崧卿所引集賢本大
戴禮及開澮本夏小正異同蓋以古書之僅存婁爲後
人所亂校書者又各以其意定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
非迄無所取正而亂益甚於是伏而思之春秋之義以
三傳而明而三傳之中又以公羊家法爲可說其所以
可得而說者實以董大中綜其大義胡毋生析其條例
後進遵守不失家法至何邵公作解詁悉隱括就繩墨

而後春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得其正凡學春秋者
莫不知公羊家誠非穀梁所能及況左氏本不傳春秋
者哉假設無諸儒之句剖字析冥心孤詣以求聖人筆
削之旨則緣隙奮筆者皆紛紛籍籍以爲左氏可興公
羊可奪矣夏時亦孔子所正夏時之取夏四時之書猶
春秋之取魯史也聖人之旨於是乎在其以大正小正
王事科爲三等蓋出於游夏之徒高赤之等兩漢時猶
有能言之者故蔡中郎以爲有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
次然呂不韋造月令亂夏時之等并滅其書其臧於民
閒者簡斷字脫不可句度時師各以意讀之丹鳥元駒

菽糜卵蒜瑣類農家碎同小說且改傳文前後以傳會之又曰小正者以小著名也豈不謬哉迷祖病此久矣欲疏通而證明之而以一人之力欲兼儒者數十輩之勤亦不自諒之甚也但不能默默而已故先列其等次求其例有不可通者尋繹其次序解剝其句讀剔授其古字古音然後古聖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時所以敷政皆可得而說庶幾或附任城之後塵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夏時答難

經之科條求諸傳傳之中失衷諸經定夏時之爲經而後知傳有所受也難者曰戴禮夏小正其來舊矣名以爲夏時者何也答曰夏時經也夏小正傳也曰若是則滋之惑矣夏小正之書戴太傅所記劉光祿所錄乃逞臆虛造點竄古籀刺六藝之碎義掇諸子之緒論匪壁匪冢何古何今舍先儒而私刼一家之說是述而驟作張霸劉光伯之徒所以不免於當時見嗤於後代也論語曰多聞闕疑傳曰如爾所不知何焉用此紛紜爲曰然豈謂是與夫宮商和繆非一音試聽諸樂縣則必有

適者矣黼黻文章非一色試施諸服章則必有宜者矣
傳記百家非一說試衷諸經義則必有當者矣是故采
之博而後說之詳擇之精而後反之約夫六藝皆有古
今師說皆有同異彼豈好自用哉誠以微言淵深大義
眇博非一孔所能明拘覿所能造也夏時古經先聖以
觀夏道弟子贊業有小正誤其等值漢修封禪明堂之
儀博采其說而明堂陰陽有古明堂之遺事故其傳不
絕載禮錄之與王史氏諸家等耳昔六藝之始立學官
也師弟子相授受十數傳而後章句訓故畧具然亦罔
不破文就義鉅析篇章釐改句度後之學者自束髮受

經卽辟咄相詔遂終身習以爲固然詰訕積穢莫敢異
議顧其出於山巖屋壁朽折散絕苟存於今且不知析
合所由况夏小正之學寥寥數千載歷一傳崧卿始從
而辨其孰爲經孰爲傳固難比於六藝之完葡徒欲苑
秘殘章墨守蝨行不可得也里師見其脫亂以口說埶
益往往失其等序必若皮傳撫譌雷同勦說正名不本
於倉籀辨言不合於雅故直以爲月令時訓之流微言
大義韞而莫宣豈不惜哉且昔張霸高才卓適劉光伯
窮覈散眇故造百兩篇連山易非淺見寡聞者所幾及
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作春秋知伯于

陽爲公子陽生而不草其不草者春秋之法也而其所
以不草者有傳以說之故三家之傳傳有異義經有異
辭何則仲則者聖述義者明也今承學之士循誦所聞
義有不通反復以求其是見以爲是從而識之以俟後
人定之論語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不敢言述
況妄作乎曰是則然矣其等何以言之曰蔡邕以呂不
韋十二月首紀爲周公作明堂月令論其稱戴禮夏小
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蓋夏時之等也而邕
乃以爲夏之月令非知夏時者也蓋夏時之爲絕學久
矣鄭康成知有傳不知有經故采以說月令而以爲未

聞孰是僧一行知有數不知有義故據以推日度而以爲失傳然則夏時之爲絕學久矣天有陰陽以生萬物萬物之生其本在地王事準焉故夏時之等大者有三曰大正曰小正曰王事大正法天小正法地王事任人天道曰圜地道曰方人道曰仁仁也者天地之心也王事之端也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明乎此而夏時之等可觀也曰夏時之本於仁則旣知之矣天圜地方何取焉曰曾子曰天道曰圜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圜曰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故日火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呂氏紀

曰精氣一上一下圖周復雜無所稽畱故曰天道圖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圖臣處方方圖不易其國乃昌故方圖者又王事之等所從出也以是觀之則荀矣曰然則小正特其小者耳將以進求其大者乎曰噫是何言也荀卿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蒙爲夏時之學十餘年於茲矣而後知小正之說之無不賅也無不至也其謂之小正者所以明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有可得而聞有不可得而聞論語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故言小正而大正益明曰然則說何以異曰曷異其通於經之義者小正之義也其異者末學俗師之所增益也亦惟其當不耳有小正而說義固可已也何異焉乃退而卽夏小正傳刪其贅補其闕條其例傳焉庶幾綱舉目張將以爲來者稽疑解難云爾

毛詩故訓傳序

余以毛詩故訓傳授子又翮僅就注疏中所載傳文錄之未遑校正嘗有疑義嗣見余友段若膺所校毛傳謂引經附傳時多所芟并傳既單行當爲補正喜其先得意所欲言及閱阮伯元毛詩注疏校勘記載宋槧本與所審定剖析豪芒商榷精當益愜然於是書之有完本矣今采諸家辨證間以己意酌所去就至唐人注疏本其以傳爲箋以箋爲傳傳中兼雜王肅語者悉爲是正恐乖區蓋之義寫以朱墨別之庶讀者不疑於適從且使逞臆妄改經傳者知所誠云

白虎通義考序

序曰漢中興初五經立學官者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
博士穀梁春秋甘露中曾立之光武欲立左氏諸儒廷
爭者累日既得立而即廢建初中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顧第以廣異義此功令也白虎
通義雜論經傳易則施孟梁邱經書則伏生傳及歐陽
夏侯大指相近莫辨其爲解故爲說義也經二十九篇
外有厥兆天子爵與五社之文在亡逸中
今本亡作無或誤目爲周
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
者非也
詩三家則魯故居多
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
日琴瑟御又傳曰天子

食日舉樂皆魯詩也見公羊解詁又辟雍篇及關文和鸞皆引魯訓藝文志所云最爲近

之者也韓內傳毛訓故亦間入焉宗族篇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今本作禮

日通典引此作毛萇曰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春秋則公羊而外間采

穀梁左氏傳與古文尚書當時不立學官書且晚出雖

賈逵等以特明古學議北宮而左氏義不見於通義九

族上奏高祖下至元孫書古文義也在經傳之外備一

說不以爲尚書家言詳見宗族篇禮經則今禮十七篇并及

周官經傳則二戴有謚法三正五帝王度別名之屬皆

記之逸篇也樂則河間之記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傳以

識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卽位其後靈臺郊祀

皆以識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書論郊祀闕文社稷靈
臺明堂封禪悉隱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以緼
道真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爲駁矣夫通義固議奏之
略也石渠論旣已逸而白虎議奏當時已頗珎秘學者
罕能言之使後之人概無目見兩代正經義厲學官之
故事由略以求其詳於是乎在作白虎通義攷

白虎通義目錄序

漢石渠白虎論五經先詔諸儒考詳異同作議奏既纂輯其事謂之通義藝文志有宣帝時石渠論書禮春秋論語議奏及五經雜議雜議亦石渠論也皆亡逸白虎議奏舊不著於簿錄今通義雖不備猶行於世此儒林之淵源策府之秘奧也流傳久失真僣校家不知闕疑之義雜摭他書相糅舛卷秩混淆妄加名目類別失倫脫簡間編文字譌者無慮千百數讀者難之惜一代大業重六藝舊聞考迹傳記博采事類略掇補拾裒異同演正義區真偽按存佚以綴闕文以備經部之一凡四

卷爲四十二篇入闕文一篇

鄭氏家法序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邇
及孟荀博文隆禮枝葉扶疎秦鳴訖經典道喪炎鑪
繼統曷藥頗存詩易權輿逸禮逸書累葉爰備然微言
絕大義乖建元以還廣置博士發策設科儒林侯興由
是專門名家五經嶽立各相涇渭通人不嘉鄭君獨博
稽六藝之文爲之注述剖析衆說兼綜百家略擗誤文
推廣遺義揆厥源委典禮以行晉范武子傳授生徒專
以鄭氏家法故蔚宗刪東觀書以鄭君與張純曹褒合
傳贊曰鄭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信乎

知言君所纂箋注已序入六藝五代史經籍志有鄭志
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誤鄭記六卷鄭君弟子誤皆雜
論五經今佚廼集疏釋事類散見者合爲一書名曰鄭
氏家法不設強埒稽古之功竊亦庶幾闕疑之義而又
宅先儒舊學廢絕昧者擿埴巧者徇規故不自諱其寡
陋就所見者輯之猶賢乎已云爾

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序

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吏事不克就尙書
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書古文訓自謂隸
古定書以攷部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且
隸古轉寫失真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謂
呂大防得古文尙書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不識卽此
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畧盡惟梓材定云敦古塗字
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必說文作敦部夏集尙書古
文敦無塗讀古文四聲韻引籀韻塗作敦在模韻是諸家所謂古文尙書
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得見又何論漆書况孔壁舊簡

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更定猶沿其名
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咎耳古文
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茲譌薛氏以古改隸
非以隸讀古要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屢存正昌
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閒襍小篆屑以俗文今校太
其舛駁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缺備小學
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饒
精籀篆古文適來視余淮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臧
諸家塾云

古文甲乙篇偏有條例賸稿序

皇帝造甲子以通八卦之變而文字與文字之於六畫
猶月之於日也溯有文字以來自童子束髮就傳以至
耆老無一日可離而其於道也若遠若近忽明忽昧亦
猶晦朔望之隨日消息終身由之而莫知其所由然
者故執文字而卽以爲道不知道者也習文字而終身
不知道不知文字者也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
八卦知歸藏納甲之義與周易相輔而行八卦非文字
而八卦之名有不能不假文字以明之者余嘗攷商周
彝器文如震兌巽艮其字皆取象於月是殷人歸藏之

三才圖會卷五
卦猶流傳於吉金銘勒推而廣之一名一物一動一植
有文字者悉寓至道於其中非兵燹所能晦蝕波可知
也

聖世化成人文大昌承學之士無不吮誦編摩發肯人
所未發不及今舉小篆之偏旁條例一爲變通使倉籀
遺文竟同弁髦之倣誠有難已於言者說文所收九千
三百五十三字有轉寫之訛無虛造之妄唯分析偏旁
以篆文爲主古籀从之或有古籀爲部首者亦必篆文
所从之字蓋古文自嬴秦滅學之後久絕師傳當時初
除挾書之律閭里書師各以意指授皆小篆也相傳孔

子壁中書藏於秘府謂之中古文能讀者尠尙書家言
今文者皆自伏生伏生爲秦博士不得私習古文至老
而求得壁藏書諒亦以意屬讀而已張懷瓘云漢文帝
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尙書是伏生亦以今文讀古文
與孔安國同王莽使甄豐改定古文豐不能明徃徃雜
以小篆今所傳刀布是也又秦八體之大篆卽秦篆之
繁者其省者謂之小篆在漢時以秦大篆爲籀文謂之
史書尉律云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漢甄文志有史
籀十五篇秦時先代之書埽地盡矣安得籀文獨完且
首列於八體此理所必無特秦大篆間有從古籀增損

者耳古籀旣亡建武時大篆亦殘鏤故舍小篆無可徵
信至始一終亥乃文字之所由起其據形聯系不以甲
乙但據偏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顧或謂說文之五百
四十部如易之六十四卦不可略有增損其然豈其然
乎鵬冠子云倉頡佗泐書從甲子今卽許氏偏旁條例
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爲二十二部條理件繁觸類引
申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冀以通古今之變窮
天人之奧辨萬類之情成一家之學桑榆景如二聖相
侵不能卒業姑就舊稿中摛其稍可自信者著於篇思
慮昏眊繁穢無裁俟後之君子匡其非竟其緒焉

古音考序

昔之言古音者分東支虞直侵爲五部其說固已疎矣
又以四聲強附會如東之入爲屋寒之入爲曷先之入
爲屑庚之入爲陌舛莫甚焉顧氏始分東陽耕蒸爲四
魚歌蕭爲三支之半入戈庚之半入陽麻之半入虞尤
之半入支上去入从之其餘據詩易本音以正今韻者
不可一二數而古音始萌芽矣近江君永於真已下十
四韻侵以下九韻蕭宵肴豪及尤侯幽各分爲二得十
三部段君玉裁又爲十七部古韻表分支佳爲一脂微
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真臻先與諄文殷寬痕各爲一

尤幽與侯亦各爲一支脂之諸部分至段君始發之余雖未見其書其畧具於戴君震之序能補顧氏所未備竊嘗按之詩易及六書諸聲唐人所分淆亂已甚不待脂之并於支皆并於佳哈并於灰然後古音盡失也支佳固爲一矣如齊之圭攜諸音亦支類也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哈又爲一矣灰則枝與梅謀非一類哈則哀與才來非一類也以今韻求古音猶以史論經也似是而實非矣沈約陸詞孫愐及宋初之韻蓋以建安爲祖而損益之其去楚辭已遠況三百篇乎讀魚麗而知多旨有之有別也讀洞酌而又知饔饔旣之不相淆甘棠三

章一均也某莒三章則又有別矣揚之水楚甫蒲許之
相叶其辨於音聲者甚微而諧聲有不足以盡之者今
从段君所分爲支之脂三類古音之部分畧備而今韻
又未始不可以互相發也戴君欲析今韻與古音可通
者相附近其說臆矣然自詩易以外有韻之文楚辭最
古而支戈東陽往往相通他若冬侵真清今則視猶秦
越古則貫若墳簏以此類推何啻千里今韻愈紛而古
音終不可得而明矣不若今韻則存其隋唐以來相沿
之舊古音則斷自三百篇及六莚所載韻語附以楚人
之賦下至魏晉其積漸變而爲今韻者詳其條貫勒爲

一書雖未敢謂遠合於古其于六書諧聲之旨或有當焉

漢饒歌句解序

長夏養病卻埽每夕陽西下幼子循博自塾中出偶授以卿雲擊壤古哥謠諺不至聱牙次及漢樂府戰城南曲云朝行出征暮不夜歸詞旨複沓難以強解蓋暮夜字本作莫俗增日作暮而訓莫爲無讀慕各反用相識別不知六書假借無煩改字莫不夜歸正當讀慕各反言古之用師者無不完而歸也及檢宋書樂志暮皆作莫益知坊本誤人不少隨取饒歌十八曲舊所謂字多訛誤不可讀者以古字古音細核之卽分判其句度其不可讀者唯石留一篇餘皆文迅字順意見言表轉吻

玲玲天籟自合余嘗論學者苟通古字古音於書無不
可讀雖復真偽雜糅編簡亂脫以倉籒定其文以聲均
辨其句要不遠於人情況乃趙代秦楚之謳與夫巡狩
福應之見事王褒張子僑之倫之辭悉根柢四詩萌芽
八代者哉彼直以字多訛誤置之抑弗思之甚也劉彥
和云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
心在詩君子務正其文又云陳思稱李延季閑於增損
古辭然則被之管絃者辭多增減以合其聲樂人但知
有聲辭固不暇復論嘗試以其辭求六義之所在漢有
合於變風變雅之遺未始非博依之一助也夫亦卽其

文以正樂之心而已遂序所以作詩者之意竝譏其句
解姑以爲兒童初習詩者塵飯塗羹之戲云

任子田小學鉤沈序

代王懷祖侍御作

小學鉤沈若干卷吾友任君子田所輯錄倉頡以下凡若干家自嬴秦變古而小學特盛于漢氏逮魏晉以降少襍矣唐沿其流而不尋其源至宋乃益微夫以歷代之制作通人學士所談述箸之尉律列之學官而數百年間零落敝亡雖頗或見又往往雜方外之篇非佔畢所及無復揅意則來鹽櫟拾讀是編者當知其用心之所在也許叔重說文解字自言叙篆文而合以古籀倉頡正字略具矣今以倉頡三倉參校間有出入蓋李斯等皆取大篆或頗省改謂之小篆倉頡故小篆也漢閭

里書師始易以隸故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
讀由此言之倉頡已非秦篆之舊況其它乎察古籀篆
隸之升降亦可見許氏之功尤在存古文于既絕之後
而不必盡舉以繩漢後晚出之書時或積穢詰訕反爲
俗學所詭病要歸乎心知其意焉爾任君勤于著書采
拓極博業未及終而病以其稿屬余今去君之歿一年
矣存書絕學踐亾友諾實烏可但已謹爲編次增以
所見其于六書有不可通者亦并著之竊比不知則闕
之義俟後之言小學者考焉

臧和貴小徐說文纂補叙

余友臧君西成以其弟和貴文學所箸小徐說文纂補屬叙於余曰古保氏六書之教其傳於今者賴有許氏說文說文傳本行於世者唯南唐二徐氏而楚金尤爲專業世所行繫傳本殘缺不完校書者輒補以雍熙本元熊氏忠韻會舉要所引說文皆小徐本也故吾弟纂輯以訂其譌闕錄甫竟而歿然卽此以攷其異同足資補正者不少矣吾弟於小學用功專惜天不假年而使竟其業也喬爲我叙之言未旣又愴然以悲余謂文字之興始於黃帝正名三十二言之教以明人倫材庶物

故非聖人之明物察倫者不能作抑非鄉道而行俛焉
曰有莘莘者亦不能述也嬴秦滅學經典道喪於是始
有謂書足記姓名而止者漢初襲用秦篆史籀篇雖存
通其說者蓋寡如司馬相如楊雄班固李長史游之倫
皆續李斯蒼頡篇而作者也而蒼頡又合爰歷博學以
三篇爲一篇是蒼頡又不必皆李斯之說矣至許氏攷
爲說文解字偏旁條例始一終亥次列後辭於是黃帝
正名之教復傳然所序者亦篆文也其偏旁亦篆之偏
旁也雖合以古籀而聞疑載疑遠沫其詳其有待於後
之理而董之也固也豈直如繫傳部叙以爲不可增損

一字者將抱殘守闕而遂已耶然舍是固無由循其流而溯其源矣故凡說文之一字一義散見它書者尚將揀拾以資攷信况是書所存小徐真本十有七八尤宜急爲蒐錄者也余聞文學孝於親友於兄弟其居室如嚴師行將出乎古人則於古人之學其有不合者鮮矣齊物論曰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文學雖亾而不亾者固有在也其孳孳焉鄉道而行所成遠且大者固無有虧也迨其末而言之則說文之在今日要亦未成之書迨其本而言之則文學之有得於古人之學者又安在其爲未竟之業也

其亦可以慰伯氏之悲矣乎

三衢劉氏易數鉤隱圖跋

易數鉤隱圖三衢劉氏牧長民所撰世言劉長民與邵康節易學皆出陳希夷蓋易之有圖自陳希夷始故言圖書者皆希夷之學也自邵康節推衍其說至於宋之南渡儒者咸宗之然攷希夷所受授無不謂十數爲河圖九數爲洛書亦非蔡季通一人之私言也而劉長民獨據九宮之八卦及九六七八皆十五而謂九數爲圖據五位相合之次而謂十數爲書固與雷同皮傅者異矣又謂圖書皆出伏羲時聖人則之而作易本繫辭以立說尤信而有徵又其書所謂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

於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者今文頗鉅略說亦不具閒或自相駁未知出於一人之手否也然未嘗稍涉先天之說知其所傳異矣李泰伯作六論且刪其五十二圖蓋不知而作者至邵氏先天之說盛行遂以蔡氏爲定論今觀劉氏之書凡京氏以及馬鄭荀虞諸家之易無不稱引雖非專家有師法其與守輔嗣之野文奉希夷之道錄豈可同日語哉故於宋初言易者獨爲斐然或謂牧以四十五數爲圖托言出於希夷者妄也噫劉氏之易信不出於希夷斯其所以爲儒者之言易也與

舊拓石鼓文跋

余爲說文古籀疏證先艸翔其條例鼎彝古文外多据石鼓籀文以正偏旁傳寫之譌但石本旣漫汗而薛尚功鍾鼎款識所載字體復失真乃從余友億生司馬借觀所藏舊拓石鼓本億生持以眎余且云舊有王煙客書昌黎石鼓歌附其後蓋數百季間物也其文之完好者豪髮不失其剝蝕者閒有一二猶得撫擬仿髣如龍鸞隱見雲霧鱗羽宛然徃徃以證鄭薛訓釋之未合者洵可寶貴也適從兄子經饒遺余舊拓本一古文苑所謂第九鼓者

薛伯乙文鄭伯癸文

其文有二避水旣清避導旣平

避人既正嘉樹則生天子永寧雖字亦有損缺較此本
多七字以此合計九鼓共得三百三十三字此本所少
之字或爲俗工裝禡時翦棄固不必據以定其先後也
然所見亦罕矣蓋石鼓自唐始顯舊以爲周宣王所作
或又以爲成王時又或以爲秦以爲字文周者紛如也
今按其文曰天子曰公曰嗣王

二字今已蝕見鍾鼎款識古文苑

則謂

周成王西魏文帝者近似及以後周書攷之事又有適
合者故又定以爲字文周時物雖然古人安可作貞石
不能言其受誣又豈少哉載籍博矣證之周則周證之
秦則秦證之字文則信以爲字文辯則辯矣幾如惠施

之多方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是論古庸有富乎哉余茲之辨石鼓也不證以事而證以文蓋後世之好偽爲古者莫如新莽宇文泰葬時則有劉秀楊雄宇文時則有蘇綽盧辯皆能爲古者也然攷莽之嘉量銘刀布泉文北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錢文皆小篆耳漢志云史籀十五篇建武中亡六篇唐元度云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三暨晉世此篇都廢今略傳字體而已說文有王育說蓋大篆自說文所不載卽育所不能通者今石鼓所有之大篆大半皆說文所無也且五代時古籀益微顧野王玉篇作於梁大同

九季卽西魏大統九季所載古籀偏有多誤而石鼓獨能越斯追籀知非盧辯蘇綽所能爲也隋志目錄無史籀篇則其書亡佚已久或曰齊梁間人雅尙集古如周興嗣蕭子雲所誤隋志悉錄之或當日得史籀遺文取以紀一時盛事容或有然蓋石鼓之字體則大篆今以此本細尋其引書之起止續續間或有非制字之本意以此益見舊拓本之足重也留闕數月謹以歸之并以其疑義質焉

焦山周鼎銘後跋

右焦山周鼎銘。陽車聘版。搨本趙億生舍人所藏。以
余有同好。持示余。余上下京口。未獲一。至焦山觀所謂
周鼎者。及見翁豐溪詹事鼎銘。攷載拓本及寺中石刻
之誤。兼採諸名人繹文爲之。是正。喜其詳且核。今以此
本校所載拓本。又有不盡合者。縞字偏旁。上口半缺。與
石刻同。然攷伯姬鼎文。縞正作𠂔。顯字偏旁。作𠂔。則與
石刻作𠂔者異。朕字石刻全蝕。拓本蝕其右半。而此本
猶隱約見。𠂔形旣望之。𠂔从无攸勒之。𠂔从力。皆可依
仿而得。椎拓之精可知也。至魯休之𠂔。卽𠂔字假借也。

古銘辭多如是唯宰辟父敵以參爲敷或亦古文假借然博古攷古籀文不盡足徵信辭尚功久而輯之殆未深攷耳蓋古文自漢時如司馬劉氏父子揚杜賈許諸家而外能正其讀者鮮矣故六藝則有古今文之異以至傳記所錄苟及九家之言轉益失真辭旨相齟况下此更千百季山巖屋壁之藏其幸而得行於世者已盡不復可見僅收拾於一器一物銷蝕零落之餘而籀之者又非若諸家顯門之學其難易相去何如也學者讀六藝三代之文而不通於隸古之變則不能正其字不能正其字而其義之久而晦者亦有矣是歟識所存殆

小學之母追章甫也其可忽乎故余每得鍾鼎古文輒
爲之摩挲累日不厭億生余益友也當有以進余於道
得無類程子所云玩物喪志者耶書此以質之

書校定逸周書世俘後

世俘與克殷皆記武王伐紂時事蓋周末爲尚書學者所造其辭多夸誕不經而世俘又亂脫不可句讀孔晁卽誤文解之亦多疑義乃重爲排比各從其類庶是非真僞粲然可辨無使學者疑可繕寫謹按世俘文頗闕略成帝時詔校書劉向等以爲周史記傳尚書家言值漢中微王莽顓政向子歆作聰明以亂舊章自謂古文畢發揚雄見之於符命欲以媚僞新誣當世而古文之藏秘府者一時不能盡通雜取他書充數以是篇有武王伐紂時語文又闕略世罕知乃傳會武成序所云武

王伐殷往伐歸畧識其政事者羣入篇中又恐與周書不類句刊字剗倒置前後與舊文相亂意後世有能讀之者見其適與書序相應必共信爲真古文無復疑議其用心亦良苦矣其言武王狩與太史公書周本紀言西歸行狩合猶瘡於東晉古文刺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爲歸畧者至文意淺陋特張霸百兩篇之流固無足深論然歆雖改世俘爲武成其三統世經所載皆世俘舊文僅是正其月日日爲周書武成以別於書經湯誓之等蓋未立學官不謂之經猶漢時之功令也是篇旣名世俘所記宜獻俘世室之事呂氏

春秋古樂篇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卽約克殷世俘之文是作記者當在呂不韋造春秋前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卽古樂篇之文又云京鎬京也大室辟廱之中明堂大室也鄭康成注禮喪服大傳設奠於牧室云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闕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及證以世俘則所謂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者皆在四月庚戌還歸至周之後蓋旣事而退亦指還歸至周而言牧室非牧野之室也又世俘有大武與夏籥序興之節

珍瓊文鈔卷五

可參攷賓牟賈伶州鳩大成七律之說不忍概棄置於
零編碎簡中故爲攷定而論次之俾覽者知侈辭僞義
不得雜六藝之科更由此而推劉歆所欲立學之書十
六篇未必皆出於孔壁而古文之臧秘府者應燬於新
莽之時不待至永嘉之亂矣歆之顛倒五經其弊可勝
言哉故論僞武成及之

書校定太誓三篇後

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尚書太誓與書傳所引大誓合一卷歲乙卯余自汴南北上攜之行篋途次偶讀尚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大誓曰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誤識於左方未暇是正其後閱漢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觀兵時事當爲大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大誓記月不記季今更繹之大誓不記季固也其記月亦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卽書序之一月戊午也書序據周正史記據商正非大誓文也大誓周書則

亦周正故鄭氏注惟四月以爲周四月向固疑大誓同一記月不應一用周正一用商正自相踳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大誓文則四月爲周四月之疑渙然久釋矣其去就之小異者詩大明正義云大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爲大誓文竊謂尚書他篇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大誓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在司徒前故王肅解以爲司馬大公也意大公以大師攝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喜於得閒遂呵凍促成之釐爲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首尾但隨所校錄

之覽者或諒其非妄云爾

書武王戒銘後

武王戒銘者武王受五帝之誠於師尚父遂書爲銘辭
隨諸身以自戒者也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詞旨相
近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之以爲皇覽記陰謀皇帝金人器
銘今以其辭攷之師尚父陳五帝之誠黃帝爲首次及
堯舜禹湯至所載銘辭乃武王以之自戒者而魏時伯
皇覽見篇首有黃帝之誠及金人三封其口云云謂之
黃帝金人器銘其實非也又太平御覽載武王踐阼諸
銘題曰隨武子銘初不解其何以譌謬若是及見是篇
云書爲銘隨之身以自戒知隨武子銘蓋武王隨銘之

誤易傳曰隨无故也無時而不戒斯無時而不新隨時
之義然也文王繫易隨備四德而言无咎易傳曰无咎
者善補過也隨時自戒乃所謂隨而无咎者與是武王
隨銘其本題也其文散見於唐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徐堅等初學記宋李昉等太平御
覽王應麟困學紀聞武王踐阼集解諸書或以爲太公
陰謀或以爲太公金匱隋書經籍志太公金匱一卷太
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
劉歆七略云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選
注四攷事類諸書所引金匱陰謀語多不經疑非劉向
十六

父子所校諸子之舊而是篇銘辭質雅又見於皇覽記
則爲漢魏以前書審矣今敘次爲一篇定箸爲道家言
太公書言之二云

書邢季鐘銘後

邢季若曰膺叔文祖皇考克明俊德賚純周魯永終于時女不設弗帥用文祖皇考 右邢季鐘銘三十二字

嘉定錢君坫能識古文奇字其釋睂鼎銘據許叔重說文謂邢爲鄭地非邢國之邢臆矣此銘亦當爲邢季蓋周天子之大夫也邢膺皆采地而膺無可考穆天子傳有并利豈季之誤邪郭景純以爲穆王之嬖臣殆非也然按其銘文疑成王時使錫命襄內諸侯之辭文祖謂文王皇考謂武王純大也魯嘏通受福曰嘏凡錫爵祿必於太廟故曰嘏言文武能明俊德之士而錫予之以

大周所受之福長終于時保其世祿讀與詩書論語爾雅相應億孫得拓本二以其一遺余刻畫茂古所見金石文字無有出其右者惜汗漫難以盡識余手寫數過十未能得一二間考次其訓故正不知於闕疑之義何如也昔歐陽公集錄周秦鐘鼎彝器古文自謂得於原甫爲多余非能顯所嗜以致此而博學多識如億孫則今之原甫也其所審定不虛矣鐘與召鼎今臧弇山畢中丞家億孫云

書古鏡銘

錢巨卿表兄自秦中歸得古鏡數枚其一有銘文隸書
余愛其辭古雅遂以見貽拂拭一過五色皆備爛若古
錦餘紙之文光采溢目文曰日有喜月有富樂無事常
得意美人會華瑟待賈市程万物平老復丁以富協喜
均與詩古謠諺合又協會則漢人所用均也而程平丁
三均亦不雜庚均之當入陽均者史游急就篇卒章云
長樂無極老復丁蓋當時頌禱之常言云爾後又得大
小二鏡于市其小者徑三寸銅質滑澤形質小而特精
雙螭盤旋如碑碣狀文曰位至三公隸書亦漢時物也

余妻弟彙昌亦好古者出眎之攜以去其大者徑七寸
有海獸鸞鳥之形銘辭隱約可辨剔去垢膩始能句讀
文曰明逾滿月玉潤珠圓鸞驚鈿後鳳舞臺前生菱上
壁倒井澄蓮情靈應態影逐粧妍清神鑒物代代流傳
其辭亦雅麗諱世爲代蓋唐時物也噫一器物之或唐
或漢或真或膺余不暇深辨顧每得古金石款識片紙
珍若拱璧况文辭足觀而其器幸流傳未毀壞可近玩
之几席之間固不必如歐陽子所云有力始能致者錄
其銘辭以見余之留著于此雖同爲無益之好而亦有
以也夫

書古金待問錄後

古金待問錄朱君楓所輯也太昊幣六品葛天氏一品
神農幣三品黃帝貨四品少昊金一品當金貨一品五
二金三品高陽金二品三代以上幣五十五品補遺二
品古刀二十五品卽墨貨一品皆斷以爲三代以上幣
又據路史有太昊葛天氏神農黃帝少昊諸幣攷據極
博其刀貨之無齊字者亦以爲上古之刀夫唐虞以前
自六藝所不載學者難言之乃布幣之流傳於今僅一
人所蒐輯至七十九品之多卽此亦可見羅氏路史之
耳食皮傳與多聞闕疑之義異也是書所錄神農幣按

其文乃赤金第布四字第布爲新莽布貨十品之一卽
或有所濫觴亦不過管仲策乘馬之遺傳其文或用半
字或用到書蓋坊民間盜鑄顛到省文使不能別識以
秘其術其用心亦良苦矣管子爲言利之祖以其變周
公之法恐世莫之信乃託之有虞至王莽竊其緒餘卒
以大塚而羅氏復揚其波以惑後世是不可不辨也余
撰說文古籀疏證凡貨幣之文不全者不錄亦以徵信
而已朱君蒐輯旣富而封變以貿易走四方獨能致古
刀布託好事者傳之變亦畸人也哉

趙氏銘誥合冊後記

述祖先大父與趙億孫司馬之祖副使公同官相善又
私淑恭毅公之門恭毅爲副使之祖副使之子是爲刑
部公述祖以通家子弟每燕見卽之溫然花時鐙夜施
有堂招賓客雅集述祖嘗與焉而余羣從又得交司馬
伯仲閒蓋閱三世而交益摯余自病癰以來閉關卻掃
兀坐終日如逃虛空其間足音而欣然喜者不過數人
偶詣司馬司馬爲開施有堂導坐手一冊謂之曰此先
刑部府君葉太宜人暨金張兩宜人墓銘神誥也某也
謨某也書子必謂我識數語於後司馬有盛名工詩古

文辭所交盡四方知名士故其於慎終之事藏諸幽以求勿悔焉者必得能文者銘之能書者書之然亦豈特爲傳於後世之名而已哉司馬之篤於倫紀也無已卽朋友亦然故哀是冊勢不可盡得其銘且書則列識於後而綴其名氏聯其筆札下至如余之不能文不能書者亦諄諄然屬之顧何所取焉此足以見司馬於朋友之交之無已也余其可無言乎

題楊君六惜字約後

君六自山左歸示余以惜字約余讀其文喟然曰君六之用意良厚矣雖然此文字之迹而文字之所以有裨於世者尤不可不重惜之也蓋小之自記姓名以至百官治萬民察皆書之用也忽而棄之是爲悖本夫人有五常之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聖人託之文字謂之經爲萬世法欲人之復其性明其倫也而利祿之途羔雁之贄徒知刺經之文以飾其辭至於所以著之爲經之旨敝焉不啻弁髦是其當惜要何如耶君六曰然遂屬書其語左方以諗同志

校正書籍目錄小引

北齊邢子才笑校書爲至愚而以讀誤書而思之爲一
適此文人相輕之言不足爲通論也當時藝苑競採春
華粲襍朱紫顛倒青素誇多鬪靡駭俗驚愚譬猶飾尙
重緹孰明燕石之非寶智同買櫝何論魚目之混珠是
則弄麀當爲禮訓蹲鴟理入禽經而啗點相沿亦目曉
之論也余以暇日校點舊書凡若干種其散見他書而
與今本異者理可並存則以細書旁注掇誤補闕則以
朱墨筆識之豈能辨三豕而妄下雌黃庶幾集千狐而
得成粹白古人有云著書不如鈔書況校書乎有感邢

邵之言遂書數語於簡端聊以解嘲云爾

座右銘

余不幸不獲奉先人之訓少不知學壯而無成其可愧
忤多矣既以是爲後來者戒間授兒子以小學之書頗
知辨句度求義理循是漸進庶不迷於所往乎雖然學
所以淑其身心毋徒以是爲父師之教而口耳受之也
約舉諸儒先生論學大旨及所竊聞於前聖之遺經者
銘其座右且以自警

女之不學謂女父無以教學而不好而行不修實乃身
之憂憂之何如曰惟爲仁欲仁仁至道不遠人在禹之
世民以仁遂我觀夏時乃育乃位雉雛曰震不覩不聞

戒慎恐懼操之斯存操之何如事茲克復天理渾然於
昭爾獨徇欲者妄循理者誠剖析毫芒擇之必精擇之
何如致知格物內外動靜凜此四勿昧所先後陷於異
端集義主敬力廻狂瀾是謂正學諸儒攸述悖之則凶
修之則吉誨爾童蒙正爾始基希顏之復欽禹之孜孜
曰未知成人在斯

書衣銘

誦書之文聖賢之道勿歧爾趨毋怠毋繇

錢持美書衣銘

錢甥瀛斯持美以書衣索余書爲之銘曰

女心之德由學以明學不可不講也女學之程由思以
精思不可不誠也思之思之學必漸至於聖賢其朝夕
游息於斯

錢竹初大令三司銘

秋空倚杖圖

司境非異如工畫人非筆非素五采雜陳鵬運天池杯
水堂坳傳神阿堵頰上三毫色隨入色發揮諸相誰持
所持秋空倚杖

半園之半記

司宅非住如鏡中影相對忘言此意獨永我聞古人宮
成缺隅平泉樹石作戒已迂是維摩室而妙喜見全吾
所全半園之半

居士自述文

習行非斷如山下泉問所從來來已非源東馬巖徐金
門玉堂幡然吏隱彭澤柴桑或語或默或處或出於意
云何居士自述